

輕聲地說着
花去溫暖地覆蓋我的稿紙
電下

或明或暗的关系

刘
春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或明或暗的关系

刘春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或明或暗的关系/刘春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I. 或... II. 刘... III. 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828 号

或明或暗的关系

著 者: 刘 春

责任编辑: 萧沛苍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 4 片)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19 万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7 - 5356 - 2029 - 9/J · 1890

定 价: 30.5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 - 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 @ 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刘春 曾用笔名西岩、刘项、马拉等。70年代初生于广西荔浦歧路村。分别毕业于四川省轻工业学校和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著有诗集三部、随笔集两部。曾获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广西人民政府“铜鼓奖”、第二届全球中文原创网络文学奖、《诗林》2001年度“天问诗歌奖”。在《星星》、《橄榄树》、《诗生活》、《黄金书屋》等著名媒体开设过专栏。现居桂林编报纸，业余管理“扬子鳄诗歌网”。

责任编辑：萧沛苍

装帧设计：睿 子

可贵的执拗

——《或明或暗的关系》序

敬文东

三年前，在接受《锋刃》杂志的书面采访时，我曾经说过，诗人搞诗歌批评是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界的大事之一。我列举了好几位素为我看重的“诗人批评家”：欧阳江河、臧棣、西川、孙文波、肖开愚、王家新、钟鸣、周伦佑、西渡等人。恕我不恭，作为一个诗歌的热心观察者（说旁观者可能更准确），我认为中国的诗歌批评界十分糟糕，批评队伍鱼龙混杂，几乎说不上有几个人是真正懂行的。大多数人差不多都是钱钟书所谓的“摸象派”。但正是这些人在那里吆三喝四，颐指气使，仿佛真成了得诗歌之道的高僧。正是基于这一点，诗人们干脆越俎代庖，业余搞起了诗歌批评，确实不是为了和谁抢饭碗。也正是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读诗人写的诗歌批评文字；若非是迫不得已，若非是不怀好意地看他们如何丢人现眼，坚决不读那些出自职业“批评家”之手的“诗歌批评”。在我看来，读一篇被认为是“不周全”、“不严密”、“不客观”的诗人的文章，胜过读一打自称“客观”、“严密”、“全面”、“公正”、“周全”的诗歌批评家的高头讲章。

理由很简单：前者能给我提供对诗歌连骨带皮的内行看法，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贡献出来的，不过是一些言不及义的概念组合。而老实说，他们使用的概念我不见得就不懂，所以我不希罕。

就是带着这种意识，我读完了刘春的文集《或明或暗的关系》。我要说，即使刘春的文章并没有让我特别激动、特别满意，但让我欣慰的是，他的文章确实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看法，对诸多“前辈”诗人的理解也是精辟的，部分看法还堪称准确。和大多数业余从事“诗歌批评”的诗人一样，刘春的批评文字也有些执拗，有时候甚至是过于执拗了。但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略带孩子气的偏执。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着某种不带偏见的文学批评，除非有人能够论证文学（或者诗歌）本身是公正的、不带主观色彩的客观“事物”。在今天，有一点或许越来越清楚：诗歌是纯粹个人化的“事业”。假如这一命题能够坐实，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说：一种诗歌对另一种诗歌、一个人的诗歌对另一个人的诗歌就具有排斥性。刘春的执拗就体现在这里：他为他认可的同行的诗作大声叫好，也为他不认可的诗人的诗作大为不满。但无论高声叫好还是大为不满，刘春基本上都是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出发。这实际上是在说，理解同行，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批评同行，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和自己的写作处境。一句话，理解与批评都是为了自我构造，都是为了自我的再生。尽管刘春对他提及的某些诗人诗作的看法，不能完全得到我的认同——实际上，得不得到我的认同一点都不重要——但我确实欣赏他的执拗劲头。

对诗歌最公正的看法，就是要容忍任何人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对诗歌做出的不公正的看法。但这里所

谓的“不公正”，显然要涉及到判断力的问题。我十分赞赏歌德的话：知识渊博是一回事，判断力又是一回事。知识渊博如歌德者之所以要这样说话，无非是在暗示：判断力和道德密切相干。本雅明更是一语破的：如果歌德错误地判断了荷尔德林等人，那不是因为歌德的鉴赏力出了问题，一定是他的道德感出了毛病。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道德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心的律令。道德是内在的。道德是灵魂的事业。仅仅把道德处理成外在的约束，无异于给伪君子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对于诗人来说，这种道德就是在不断提高自己境界的基础上，对诗歌进行越来越广阔的理解，从而提高自己的眼力和判断力，为自己的写作打下更牢固、更稳健的根基。在此，用“广阔的理解”去限定执拗，或者说，将执拗建立在“广阔的理解”之上，从而让执拗不断得到更新、得到重新发明或者再生，执拗也许才能越来越接近精辟和正确的“不公正”，才能越来越广阔和具有包容心。不能认为刘春现在的写作已经很开阔了。从他的书里，我看得出来，尽管他已经具有相当优秀的理解力，能剖析、欣赏和解读那么多质地不同的诗人诗作，但作为一个诗歌的热心人，我仍然祝愿他能够更加开阔一些，再开阔一些。因为从他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他是一个在写作上有“野心”的人（我当然非常欣赏这种野心）。不过，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完成了写作“野心”的人，必定是一个视野开阔、理解力博大、包容心宽广的人。

为了写这篇短序，我又把刘春曾经寄给我的诗集《运草车穿过城市》读了一遍。这部诗集很好的那方面、相当优秀的那方面我不说了——实际上他每一首诗都写得不错——限于题旨，只说一点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整部诗集

中的诗歌似乎显得太清纯了一些，太美了一些，太清澈了一些。也就是说，刘春的诗有一种水晶般的质地。我不认为这就是诗歌的上乘境界。在我看来，一个开阔的诗人，他的诗歌一定是长江入海处那样泥沙俱下，绝不是长江的发源地那样清澈见底得有如水晶。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不纯的。杜甫、但丁、歌德，也许还要加上苏东坡，早已给我们的诗人做出了辉煌的榜样。不能设想只有《登高》那样的纯诗，而没有充满“杂质”的《三吏》、《三别》和《北征》，杜甫会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是交响乐，不是轻音乐，所以必须要有噪音；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篇是一座山，所以必须有尘土、毛石、杂草。但我理解刘春。他还年轻，现在也不满三十岁。而不足三十岁的年龄，显然还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就能泥沙俱下的年龄。他还需要继续操练。但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些。我更想说的是：把《运草车穿过城市》和《或明或暗的关系》放在一起观察，人们或许可以看出，刘春有走向开阔的执拗。他也有这方面的潜质。他的某些诗作已经开始成功地、有机地使用噪音或尘土、毛石、杂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诗学效果。因此，我最想说的是：刘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耐心、虔诚和内省——这些品德他似乎都具备——再仰仗一点不坏的运气，他有机会走向开阔的境地。他的执拗或许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2003年5月27日，北京丰益桥

学一只小狗狂吠

——自序

刘 春

1998年，一个在新闻单位工作的朋友在送给我的诗集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搞新闻为了养活自己，写诗为了拯救自己，自以为成不了一只大狗，就学一只小狗狂吠。”这句话给了我强烈的共鸣。自1995年至今，我在新闻单位已干了八年。这八年，我“养活”了自己，也在努力“拯救”自己，虽无大成就，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像朋友所说的“小狗”，吠出了自己微弱的声音。

我作为“小狗”——诗人——的第一声“吠”是在1991年前的春天，当时我16岁，是四川盆地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那个下午，当我在一个市级刊物上发现自己的名字时，我看到自己捧着杂志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回到宿舍后仍然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不留神就把同学的洗发水碰掉到地上。两个星期后，这首诗所得的六元稿费扣除给同学买洗发水的五块九毛八，剩下一枚两分硬币。作为纪念，这枚硬币直到今天仍被我保存在家里。

第一声“吠”虽不为人知，却让我信心倍增。那几年，我的诗歌习作整整写了八个笔记本，手抄和复印的资料有

一尺多厚。参加工作之后，大部分收入都用来买书，这一爱好使我在1999年单位分房时沦为一个没钱买新房甚至借钱也只够买60平方米旧房的职工。

在这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时代，诗坛也鱼龙混杂。有人故意把诗歌弄得不像诗，一副街头悍妇模样；有人把诗弄得很像诗，满脸神秘高深莫测，其实揭开锅盖，里面什么也没有；有些诗人则成了活动家，佳作没见一篇却热中于诗外手腕，甚至不惜做出惊人之举来吸引眼球。这些哗众取宠的做法需要我们时时警惕。事实上，文学应该是灵魂的清洁剂和精神的提升机，优秀者可以依靠它获得名利，但那应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那些以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为代价改变生活的作家不值得嫉妒或羡慕，一个人在他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他将面临一次次对耐心和信念的考核。作家也不必为读者稀少而过于焦急，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作品的优劣并不由作者的同时代人判定，最终要开口说话的是时间。因此，对于还在成长中的作家来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

近几年，诗歌环境有所改善，但还称不上良好。有人喜欢用阿多尔诺的话“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来贬低诗人与诗歌。我怀疑他是否真正地关注过诗歌。毕竟，在任何时代，酒足饭饱后一边剔牙一边发“宏论”的“批评家”永远都不会缺乏。如果他不是有意地敌视诗歌，他也曲解了阿多尔诺的本意，阿多尔诺所藐视的应该是那种空中楼阁般毫无血性的作品。能否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坚持知识分子的纯粹和良知，是一个诗歌作者能否成为真正的诗人的试金石。那么，我们在创作时能否少考虑一些短期的蝇头小利，少琢磨“这样写可能获奖”、“那样写有

利于改编成电影”，而多下功夫挖掘出更多能提升人类精神的细节？上海作家陈村曾针对我的一篇文章说：“诗和仙鹤一样，说有用还不如鸡。但要是没有仙鹤，鸡就以为自己是仙鹤了。”这是我见到的对文艺作品的雅与俗、优与劣、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最形象的表达。

现在距我发表处女作已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写作和思考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一种养分，带给我无所不在的发现的乐趣。然而，正如诗人西川所言：十年的时间会叫韩波或拉迪盖觉得漫长到令人厌烦的地步，而在那些以其高龄赢得尊敬的诗人和作家看来，这仅仅是他们写作生涯的练笔阶段。因此，才华平庸的我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小狗”，除了对这个世界表示一以贯之的好奇，尚未领到永远有效的船票。值得欣喜的是，我的工作与爱好并不像本文开头那位诗人所描述的那样截然分开，而是相依相衬，相互渗透。生活丰富了文学的内涵，文学提升了生活的质量，两者共同研制了我写作的定心丸。最后，我想用两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短序——“我理想中的作品是缓慢流动、宽广而深厚的，像浩瀚的大海，相对于这个理想，我已经写出的只能称为溪流。”

2003年6月6日

目 录

敬文东/可贵的执拗	1
刘春/学一只小狗狂吠	5

上篇：情与理

在荒原上歌唱	3
大师与“老大”	14
立场，或辩解	22
什么是好的	27
玩的时代	39
臭诗专业户	42
“莫须有”的对立	45
或明或暗的关系	50
两种观点和三种理念	56
信札	61
对一种精神的吁求	71
东西是什么东西	74
没什么意思	77
赠书的尴尬	81

“巨著”情结	84
不必庆祝	87
一个时代的经典	90
博尔赫斯的夜晚	96
医生挨打与诗人被骂	101
批评的误区	104
二十二条诗规	107

下篇：人与诗

命运的墓床	125
另一个“馆长”	132
巫婆的红筷子	137
死亡有什么大不了的	143
无穷无尽的乌鸦	149
思想的几种方式	154
向上生长的“礁石”	161
安庆的另一极	169
低音	175
世事洞明后的简洁	180
这美得伤人的美	186
大地上的异乡人	191
在黑暗中坚持到底	198
身边的“恐龙”	203
石榴村人	208
竖琴上的舞蹈	213

在偏僻处，在暗处·····	218
设计师的眼光·····	224
木沙发品质·····	232
听蒙面人说话·····	237
懒散才子·····	242
前面的山坡有多高·····	246
见过两面的知音·····	253
面目模糊的人·····	257
 吴高泉/背着太阳奔跑 ·····	 261
吴武洲/纯粹与轻灵：刘春的诗文 及其背后的影子·····	 270
朵渔/人群中的关系 ·····	279
 后记·····	 282

上 篇

情 与 理

